



女总统

(美) 费里·艾丘 著
张 则 畿 译

女 总 统

(美) 费里·艾丘 著

张则畿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字数: 30万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41-042-9
I·005

统一书号: 10362·25 定价: (半精装) 2.95元

—

孩子生下来并不顺利，但亚培和札菲雅一辈子生活从来也没有顺当过，他们可以不必强求于此。亚培想生个儿子，将来当巴隆集团的董事长。等异日儿子成年接管业务之日，巴隆集团的旅馆定能遍布全球，这是亚培深信不疑的。他在圣路加总医院的走廊上来回走，等待听孩子的第一声啼叫。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他那稍拐的步履显得更拐了。有时他翻过腕上的银带子，看看上面刻着的那个名字，他从不怀疑这第一个孩子必是男孩。他走到走廊尽头再折回来时，看见杜宾克大夫朝他走来。

“恭喜你，罗诺斯基先生。”

“谢谢，”亚培急急回答说。

医生向他祝贺说：“你生了个漂亮的千金。”

“谢谢，”亚培悄悄重复地答，竭力避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然后他跟着这位产科医生，走到走廊另一头的一间产房里，透过玻璃窗，看到一排刚生下来，脸上满布着皱纹的孩子，医生指给他看他的头生儿。他看那孩子与众不同，一只

手紧握拳头。亚培从什么书上读到过，生下三周内的孩子是不会握拳的。他傲然微笑了。

妈妈和孩子在医院里又住了六天。亚培每天在旅馆最后一个客人吃完早餐就去医院看望，下午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餐桌他才走出餐厅。札菲雅的铁栏床四周放满了来祝贺的电报、鲜花和刚流行的祝贺卡，足见孩子出生，道贺者大有其人。第七天，产妇和这个未命名的孩子（孩子出生前亚培曾经想好了六个男孩的名字）回家了。

在千金生下第二周，夫妻俩终于决定用亚培妹妹的名字——馥汀娜来称呼这孩子。婴孩放进楼上新收拾好的小房间后，亚培就在旁边守候数小时，看她睡觉、看她醒来，知道今后自己为孩子的前途该更加努力工作。他决心要让馥汀娜过更好的生活，不再让她象自己儿时那样生活在泥污穷苦中；不再象自己年青时备受屈辱，移民来到美国东海岸时仅有一身衣服，只带些不值一文的卢布票。

他现在对自己的命运无可怨言，但他希望馥汀娜将来能受自己所缺乏的正规教育。那时小罗斯福总统主政白宫，亚培的几家大小旅馆看来能捱过大萧条的日子，美国生活对这移民并不坏。

每当他一人和孩子守在楼上小房间里时，他就回想他自己的过去、憧憬着孩子的将来。

他初到美国时，在纽约东部一家小肉店里找到个杂活，干了两年，才在一个旅馆里当一个低级侍者。从他进旅社的第一天起，餐厅领班赛米就把他当最低生物看待。在那四年期间的干活情况，如果让奴隶贩子看到了也会动心。就这样，他总算熬上了当赛米的助手。那些年里，他每周总有五个下午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书。每晚收拾好餐厅，再苦

读到深夜。

嫉妒他的同伙甚至不知他有没有睡眠的时间。

亚培在旅馆餐厅干活，也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熬出头。但出头的日子终于来了。一个脑满肠肥的德州佬台维斯·勒罗伊在旅馆住了一周，天天注视他的工作情况。这位拥有十一家旅馆的大老板请他到自己的创牌旅馆芝加哥李其蒙大陆旅馆去当协理，专门负责餐厅。

亚培想到这里，见馥汀娜醒了，小手敲击着床栏，他伸去一个手指，被小手紧紧握住，像沉海人拉住救生索似的。她用嫩嫩的牙龈咬起这手指来……。

亚培刚到芝加哥时，李其蒙大陆旅馆经营得很糟，他不久就查出原因，经理海蒙·派绥伪造帐目，而且亚培获悉已经这样干了可能达三十年之久。这位新协理上任头六个月就搜集派绥的作弊证据，然后列举事实写成一份资料报告老板。老板台维斯·勒罗伊一明白派绥在他背后捣鬼，就立即炒了他鱿鱼，让这位新助手当经理。这使亚培干得更勤奋，而且自己深信能把李其蒙集团的事业重新振作，因此当勒罗伊的年迈老姊出售公司四分之一股票时，亚培就尽其所有能换取现款的财产收购下这批股票。勒罗伊看他这位青年经理如此全心全意投入公司事业，就任他为整个集团的总经理。

自从他们两个成为合伙人后，二人由僚属关系而发展成为密友。亚培认识到，要使一个德州佬视波兰人为同伙是件多么不简单的事。他这才感到自己在美国已站稳了脚跟，不过在他发现德州人也象波兰人那样极端自负后，情况又变了。

嗣后发生的事，使亚培至今还不能完全原谅台维斯·勒罗伊。如果当时台维斯能把公司财务困难实情告知他——大

萧条时期谁没有财务困难呢？——那么他们二人同舟共济相信是能将其克服的。台维斯一生经营，到六十二岁那年银行通知他，他那些旅馆的产业价值已不够清偿所欠 200 万美元的贷款了，从下月起除非再有别的抵押，银行就不再给予融资。台维斯接获银行最后通牒之后，黯然与女儿吃了一顿晚餐，带了两瓶法国酒，迕回旅馆第17层总统套房休憩，然后启窗跳楼。翌日清晨四时，密歇根大道街角的情景是亚培一生所忘不了的。一堆可怕血肉，只能凭他这位义友头天晚上穿的那件茄克来辨认出死者。检验尸体的警官告诉他，这是当天芝加哥第七个自杀的人。但这又怎能减少他的伤心呢？警官哪知台维斯对他的恩惠和他愿意尽一切力量来答报台维斯的心情呢？台维斯在匆匆写就的遗嘱中，把李其蒙集团的其余75%股票留赠他的总经理，遗言告诉亚培说，虽然这些股票已不值一钱，但如他拥有李其蒙集团100%的股权，将来与银行商贷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亚培回想到这里，看馥汀娜睁眼哭叫了。他把孩子心疼地抱了起来，不料小家伙屁股后已湿成一片，又赶紧把孩子放下，取下尿布，轻轻擦干，然后再换上三角尿布，动作熟练，恐怕连最有经验的接生人看了也会夸赞。馥汀娜头贴他爸爸肩上不久又睡着了。亚培亲亲她的小脸蛋喃喃地说：“不懂事的小丫头！”

台维斯·勒罗伊安葬后，亚培去李其蒙集团在波士顿银行老板凯恩——卡博特银行，请求该行一个董事勿把该集团所属11家旅馆公开标卖。他多方申述，如果银行能支持他，给他一些时日，定能使公司转亏为盈。但坐在银行华丽写字台后那位圆滑而冷酷的人毫不留情。他藉口说“我非得照顾顾主的利益不可。”亚培向这个和他同年龄的人低声下

气，结果还是徒劳，这是他一辈子也难以原谅那人的事。银行出纳员的那种铁石心肠，怎能体会到他的决定会影响到多少人的温饱和生活幸福呢？亚培发誓仇恨要暗记心头，有朝一日必和那个凯恩先生一算旧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亚培空手回转芝加哥，以为一生蹇运至此已极。谁知一到那里，李其蒙大陆旅馆已遭回禄之灾，而且警方还指控他蓄意纵火。旅馆确是遭人纵火而烧掉的，但纵火者是图报仇泄愤的派绥，派绥被捕后供认不讳，他唯一目的是要使亚培破产。如果没有保险公司来救援，派绥的阴谋真的可能得逞。而在那以前，亚培所过的日子，真使他后悔当初不该从俄国战俘营里逃跑到美国来。但嗣后又时来运转，一位隐名的后台老板（亚培相信这是史蒂文森旅馆的老板麦克斯顿）斥资收购李其蒙集团，并且仍聘亚培为总经理，给他一个再展鸿图使公司复兴的机会。

亚培回想起他和妻子札菲雅是怎样认识的。当初这位和他搭同一条船来美的姑娘显得幼稚自信，但当他俩再次见面时，她已老练多了，而且正好在史蒂文斯旅馆里当服务员。

李其蒙集团公司改名为巴隆集团公司后，两年过去了。1933那年，它虽然还没有赚钱，但也只亏短了23000美元，还天幸那年是芝加哥建城一百周年纪念，举办世界博览会，吸引了百万以上旅客来到芝城。

派绥纵火罪案判刑后，亚培就只要等保险公司出钱，就可着手重建芝加哥的旅馆，在修建期间，他抽空去各地查看所属的其他十处旅馆，把象派绥那类的管理人员撤换，选用当时全美各地排长龙求职中的优秀人员。

亚培不断奔走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各城市，从查尔斯敦到莫比尔，从休士顿到孟菲斯，很少得闲，也开始使札菲雅发

生怨艾。但亚培深知，为了不负那位隐名支持者托付，他决不能安闲在家永享天伦之乐，虽然他是多么喜爱和想念他的掌上女儿。银行限他要在10年内清偿贷款，按合约规定，如他能清偿，能再付出300万元，便能拥有公司全部股票。札菲雅已为他们一家所拥有的一切心满意足，天天为此感谢上帝请亚培松口气别拼老命，但谁也劝不住亚培，他非得全力投身事业，办成合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事项。

“饭好了”札菲雅大声叫嚷。

亚培好象没听见似的，仍在凝视他那熟睡中的女儿。

“听见了么？饭好了！”

“怎么？噢，对不起！就来了。”亚培不很情愿地离开女儿和妻子一道用饭去了。他捡起馥汀娜小床上掉下来的红色小鸭绒被，把它轻轻盖在女儿的薄毯外，孩子在睡梦中微笑。她在做人生的头一个梦么？——亚培熄灯走出女儿卧室时这样想。

二

馥汀娜命名日的一切，在场者除馥汀娜本人外都留有深刻印象，因她在整个过程中都熟睡着。亲友们，在芝加哥北瓦巴什教堂里参加过命名仪式后，都到亚培定好房间的史蒂文斯旅馆里去，他邀请了一百多位亲友参加这场盛典。教父是亚培的最亲密朋友乔治·诺瓦克——同舱来美睡在他上铺的旅伴。教母是札菲雅的表妹詹宁娜。

宾客们欢享十道食品的传统晚餐，亚培坐在主座接受送给馥汀娜的各种礼物，有银铃、储蓄债券、马克·吐温的小说和那位隐名恩主赠送的碧玉古董指环。但愿恩人从送礼所得的乐趣也如受礼者一样！此外亚培自己还给馥汀娜买了一个有红眼睛的棕色小熊作为纪念。

乔治举熊给大家看，说“它蛮象罗斯福总统，再来一个命名礼，管它叫FDR总统吧！”

亚培举杯说：“总统先生，干杯！”从此以后那小熊就一直被人称为FDR总统。

宾客欢宴到午夜3点，才酒阑人散。亚培借了旅馆的一

辆手推车把所有礼物和玩具送回家，他和乔治最后在道上挥手告别。

充满幸福感的爸爸一路推着车子吹着口哨，回想当晚这美好的一切。但直到那FDR从手推车上掉出3次，他才发觉自己在湖滨道上推车走得七颠八倒。他刚把小熊塞进礼品之中，想走直一点推车前进时，突然发觉有人拉他的肩。他猛回头，准备誓死捍卫馥汀娜的第一批财产时，发现抓住他的是个年轻警察。

“你得说清楚，为什么清晨3点，推着史蒂文森旅馆的车，在湖滨路上游荡？”

“可以，长官。”亚培回答说。

“好，你先告诉我包里装的是些什么？”

“除了总统之外，别的东西我记不太清楚了。”

警察立即把他当作窃贼嫌犯逮捕。那些礼品的物主在列格街小楼卧室鸭绒被里酣睡之时，岂知她老爸正在当地监狱牢房的马毛毯上煎熬一夜不得安眠呢？翌早乔治出庭，证明亚培所言属实。

第二天，亚培决心从洛干广场一家二手货车铺里买了一辆四个门的棕色别克车。

亚培开始怕离开芝加哥，那怕出去几天也不放心，生怕错过馥汀娜跨开第一步、错过她说出口的第一句话，或者错过她的第一个什么动作。从她生下第一天起，亚培就为她安排一切：不让人家在他面前说一句波兰话；不让她说话中带一点波兰口音，免得以后在社会上受人歧视。亚培时刻留意听她说出第一句话，盼望她最早说的是“爸爸。”而札菲雅则生怕她第一句话说的是自己独自在她跟前不小心说过的波兰话。

亚培把这理由告诉札菲雅说：“我女儿是个美国人，因此她必须说英语。波兰人之间爱讲波兰话的太多，这样他们子女就只能一辈子在芝加哥西北角生活，一见外人就被人嘲笑为「蠢货波兰佬」。

札菲雅说：“但是忠于帝国的同胞不会这样看待她的。”

“波兰帝国，请问你生活在哪个世纪？”

“20世纪？”她嗓子更大了。

“你一定还和那些老古董生活在一起。”

“我不会象那种想将来回华沙去当美国驻波兰大使的人。”

“我一直告诉过你，以后不许再提这话，札菲雅，决不许再提！”

札菲雅的英语一直讲不好，这次她不再答腔了，但以后她在亚培不在家时和表姊妹们谈这件事时仍用波兰话讲。纵然亚培多次对她说过，美国光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营业额，就比波兰全国预算还多。但札菲雅听了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

到1935年，亚培认为美国已复苏了，大萧条已成往事，决心要在李其蒙原址兴建芝加哥巴隆旅馆，请一位建筑师给他设计，自己也开始较少外出而把更多时间待在芝加哥这个风城，一心要在这里建设一所中西部最好的旅馆。

1936年5月，芝加哥巴隆大旅社完工，由民主党市长凯利主持开张剪彩，伊利诺州两位参议员也一齐出席致贺，他们已深悉亚培的财力不容轻视。

资深参议员汉弥尔登·路易士说：“看来这是个百万企业。”

亚培答称：“差不离。”他满意地看看门口大厅里的厚地毯、雕花天花板、绿色窗帘和门帘，还有旅馆中的一切用具装饰，从洗澡间的浴巾到42层顶楼上飘扬的旗帜，都印有深绿色的B字（巴隆的第一个字母）。

路易士对开幕式上的两千位来宾说：“这旅馆一开办就带有成功发达的气象，因为，朋友们，以芝加哥巴隆之名闻名全国的，是那个创业人而不只是这所楼。”话毕，全厅欢腾，亚培听了也忍不住得意会心的微笑。这是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上周在参议员演讲稿中加进去的一句话。

亚培在巨贾达官之间周旋自如，但札菲雅却不能象他丈夫那样适应环境，她只能无所适从地跟在后面转，餐会上的香槟她也喝得多了些，最后只能提前退出餐会，一个勉强的理由是她不放心馥汀娜在家是否睡稳。亚培蹙着一肚子不高兴伴着他醉醺醺的妻子走出旋转门外。札菲雅对亚培的这份大事业既不赞赏也不理解，她宁可远离他那个新的生活圈子。她也明知亚培心里不高兴，因而当亚培把她推进座车后，她对他说“你别忙着赶回家。”

“我才不呢，”亚培回旅馆旋转门，用力太猛，门转了三圈他才进入。

他进旅馆门口大厅时，看到市议长亨利·奥斯朋在等着他。

“这必定是你一生中最得意之日，”市议长说。

“最得意之日？我才满三十岁，”亚培回话说。

当他伸臂揽住这位高个子的漂亮的政界人物时，咔嚓一声摄影记者拍下了他们的镜头。亚培朝记者微笑，觉得被人视为名人是件得意之事，同时他向奥斯朋附耳说了句声音大得足以使第三者也听到的话：“我将在全世界遍开巴隆旅馆。

欧洲有黎茨，美洲就有我。亨利你跟我一起干，包你青云直上！”市长和亚培挽手走进餐厅，当他们走到一处旁人听不到谈话之地时，亚培轻声对他说：“亨利，明天有空到我这里来吃中饭，有些事要和你谈。”

“很高兴，小市长随时准备来吃中饭，听从芝加哥巴隆差遣！”

两人会心大笑，虽然谁都不认为这话说得有什么逗人之处。

这又是亚培迟归的一晚，他返家后直接进空屋睡觉，为的是不惊醒札菲雅——至少他在第二天一早是这样对她说的。

亚培进厨房和札菲雅共进早餐时，馥汀娜坐在高椅子上嘴里塞满了粮精片，凡是手能抓到的东西，不管是否是食品，她全往嘴里塞。亚培吃完减蜜的维福饼干后，告诉札菲雅说中午要和奥斯朋一起吃饭。

“我讨厌那个人，”札菲雅不乐意地说。

“我也不欣赏他。但别忘了他在市议会里有地位，能帮我们不少忙。”

“也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坏处。”

“别为那个多操心，我能对付奥斯朋。”亚培亲了他妻子的脸正准备走。

“冬统！”两口子惊异地转头看往那里，地板上非茸茸的FDR学说话了。

亚培笑了，拣起了那个可爱的玩具熊，放在小高椅台前。

“总统。”亚培一字一音地慢慢教她发音。

“冬统。”馥汀娜硬是要这样说。

亚培笑了，拍拍小熊FDR的脑袋。这样FDR不仅是个首先实施新政的人，而且也是馥汀娜头一次有意识的发言内容。

“总统”、“总统、”……“女总统，”亚培用手指摸着馥汀娜的小脸笑着说。

亚培出门，见司机已站在那辆新凯迪拉克旁等待好久了。他用的车子越讲究，自己开车的技术却越差了。他买这辆凯迪拉克时，乔治劝他同时雇个司机。那天早上，他让司机在靠近黄金湖岸时慢点开车，让他能从远处欣赏芝城巴隆大旅社闪闪发光的玻璃窗。

车停下后，司机还来不及过来开门，亚培已跃出车外，快步跨进旅社，乘专用电梯直上第42层，他整个上午的时间都在那里处理旅馆中的每一个问题。一座旅客电梯失灵了，在厨房拿起刀子打架的两个服务员在亚培去现场前已被乔治解雇打发走了，还有旅馆开业后损毁的东西之多也使他感到有点心疑，不是被服务员偷走的东西也报为损毁呢？他什么事都不会轻易放过，从谁住总统套房，到每周购进8000个新鲜面包的价钱，这一切他都得过问。他整个上午用电话答复问题，作出各种决定，直到秘书把亨利·奥斯朋引进办公室为止。

“早安。巴隆（男爵）！”亨利用罗诺斯基家过去的封号称呼他向他讨好。

亚培早年在纽约小商场当服务员时，人家也曾用这称呼当面嘲弄过他，他充当李其蒙大陆旅馆协理时，人家只敢背后这样讥嘲他。但近来人们用这个称呼来向他表示敬意。

“早安，市议长先生，”亚培看看桌上的钟已经1时过5分。“吃午饭吧！”

亚培带亨利进私人餐厅去吃饭。在不经心的旁人看来，亨利·奥斯朋也绝不可能成为亚培的密友。他常提醒亚培自己中学、大学都上名学校，哈佛出来后的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当过海军陆战队中尉。他身高六尺，一头黑发中夹几丝灰发，样子长得比他所说的年轻。

两人是在李其蒙大陆旅馆遭回禄之后相识的。那时亨利告诉他，只要花点小钱，就可使保险赔偿金发得快些，这事曾使亚培感到吃惊。那时他还不不懂什么叫花点小钱，但保险赔偿费最后还是发下来了，因为亨利知道亚培将来前途无量。

亚培首次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可以用钱收买的。

等亨利·奥斯朋当选为市议会议长时，亚培已花得起小钱，因此新巴隆大旅社的修建动工，得以在市议会中象滑冰似地顺利通过。当亨利其后要宣布竞选伊里诺州第九区众议员时，亚培就签了一大笔钱给他作竞选费。

亚培虽说对奥斯朋这人的品性不放心，但深知一个肯听他指使的政界人物对巴隆集团大有用处。他尽量使这些小钱（他自己心里也不承认是贿赂）花得天衣无缝，无记录可追查，而且自信随时都可以停付。

小餐室也满是绿色帘、巾，但不带B字标记，室内家俱都是十九世纪硬木式的，墙上挂满了几乎全部来自欧洲的19世纪名画，关上门之后，小餐室内已与现代化大旅社的尘嚣隔绝，恍如置身世外桃源。

亚培在一张可坐八个人的豪华餐桌主位就座后，亨利接着坐下，说这有点象古代英国的风格。

“别提了，这是波兰风格，”亚培回答说。这时侍者送上熏鱼，倒满两杯上等法国酒。

亨利看了摆在面前的丰盛食盘说：“现在我懂得为什么你这样发福了。”

亚培皱眉岔开话题说：“明天你去看小老虎队球赛么？”

“这是什么意思？小老虎队成绩不如共和国队。我不去看球赛，也不能使《芝加哥论坛报》不敢报道他们打得不行的情况。”

亚培笑了，亨利接着说：“有一件事我能担保，你绝不会去黎格莱球场看夜间赛球。芝加哥人不喜欢在灯光下看赛球。”

“你去年对啤酒桶也是这样说的”。

现在论到亨利皱眉头了，“亚培，你不会请我吃饭只为谈棒球赛和啤酒桶的事吧？你这次究竟有什么主意要我帮忙呢？”

“很简单，我想请教你怎样对付威廉·凯恩。”

亨利似乎嘴里噎住了东西，亚培心想下次再吃熏鱼时，应事先吩咐大师傅不许带有一点鱼刺。于是他接着说：“亨利，你有一次主动告诉过我，凯恩怎样赖过你的钱，但他对我远比这个坏，大萧条时，他逼死我的伙伴和密友勒罗伊，更坏的是，我接管旅馆，想把事业办好，他又不肯支持我。”

“后来是谁支持了你？”亨利问。

“大陆信托公司的一个私人投资者。他们经理从未告诉我谁，但我常猜想是大卫·麦克斯顿。”

“史蒂文森的老板么？”

“就是他。”

“你凭什么猜想是他呢？”

“我结婚办喜宴和女儿命名日请客时，都在史蒂文森旅馆举办，账单都是我的支持者给付了。”

“那还不能完全证明是他。”

“不错，但我还有别的证据相信是麦克斯顿，因他曾请我替他经营史蒂文森。当时我说我倒更希望有人能支持我办好李其蒙集团，结果一周内他在芝加哥的银行就通知我有人愿意贷款，但因恐彼此日常商务利益上有冲突，所以暂时不透露姓名。”

“这话颇有道理，但请你告诉我，你想怎样对付威廉·凯恩呢？”亨利说罢，抚弄着酒杯等亚培继续把话说下去。

“这种事不应让你花太多时间，亨利，但由于你我对凯恩都领教过，所以应做得使你在财务上和发泄个人私怨上都有所收获。”

“我听你说下去”，亨利仍只看着他手中的酒杯。

“我想掌握一大批凯恩在波士顿银行的股票。”

“那不容易办到，”亨利说：“大多数股票都放在一个家庭信托公司里，非经他本人同意不得出售。”

“看来你很熟悉内情，”亚培说。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亨利说。

亚培不信他的话，“那好，让我们先查出凯恩—卡博特银行每个股东的名字，看有谁肯出售股票，我们愿花出比市价高不少的钱收购下来。”

亚培注意到亨利眼中闪出光来，知道他在盘算这笔交易做成后他可得到多少好处。

“如果被察觉，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亨利说。

“我们不让他知道，但若他知道了，我们会比他先下手